



賜餘堂集



賜餘董集教



吾友晉陵吳學士子道初以植

綱常第一疏觸權相江陵杖

闕下幾斃削籍凡五年稔而江陵

敗乃 詔復原官晉秩乞諭則

又以謹備侵闕部大臣坐是引

疾歸里者數年躬夕以圖書自

姪而痛其蚤曰賜餘謂垂絕之  
餘幸皆天所賜云子道善以不  
怨尔尤自砥而厲推屢壅後相  
南掌院之命不果行竟鬱鬱  
志以歿後歲餘而其仲子孝  
廉亮哀其生前著述若干卷命  
曰賜餘蚤集先次其在朝时所

作奏疏講章闕試館課四卷耳  
眎曰唯先生知吾父居官居鄉  
心迹又去吾父之所以為不朽  
也請教之年已久謝世文而念  
子道立躬出處風波居重則同  
藁苑子送逝矣闡幽之衷奚翁  
獨以未親蚤集緩其請越一年

其所善新安參游正持彖後集  
一十四卷傳至因得其長公後  
菴先生所并叙文擬子道於陸  
宣公亦與為之大暢善昔之編  
文者嘗擬韓子於孟子擬歐陽  
子於韓子愚心旨子道之文者  
未得其所擬以與之擬而爽

於試玩集中諸作如蘇疏講華  
則切直中浮忠堯之惻閻試館  
課典典表申饒通達之才鑿  
乎蔚弓敬與風執其諸詩叙頌  
記誌表碑銘等作大都鄙蹇謬  
於和平為英發於恭遜婉也  
中事情絕無苛剋慙者之態

則法華所流不求摹古而七表  
之鈔爛然所謂賤而不穉詳而  
有體非乎後菴先生狀其未嘗  
模擬歐奭之文而出其所有不  
覺至似之真生知吾已先生蓋  
亦後以其言之似而以其忠藎  
之心匪滴之畧相似也此則子

道之所以為不朽也夫敬奭亦  
能使實參之無困延齡之無厄  
忠州之無禍而能文七年不  
之諫友伏闕門而苦諍至頭裂  
髮麻以殉之白激敬奭平日忠  
誠貫天日何以感人至此奏議  
殆其芻狗欽維子道之所以不

金管四  
朽名不在此十四卷中吾獨傷  
神世之為實參遜齡者何多而  
為陽子墮者何寡也世人亦但  
知子道不朽於植綱常正朝達  
兩疏耳豈知不朽之實在陰陽  
不在顯名子道之生乎善為忠  
竭於人所益稱德施於人所益

報也同甯武子之愚而心難與  
庸衆人道者其孰矜而孰白之  
子道師事魯哀公打國友執靈  
山趙少宰相國初起子道授以  
血誠有周公迂身之諷師既振  
而身入山林在少宰中斃子道  
殉以去就有靈鄉棄印之風友

免安而肯銷穢黷矣顧安得有  
以訟忠州別駕之冤訟子道者  
是子道之抱屈尤甚於教與也  
教與說無怨云而子道不無激  
辭於此此子道之當遜教與而  
而德亦過人遠矣穢是集者  
其母以語言文字索子道名母

以氣為一端盡子道也

系曆庚子夏四月既望

執友年生古婁管志道識





賜餘堂集序

論詩文者先辨其體而後工拙從之  
體之用也各各攸當弗可溷也用之  
者奮則取綺麗用之空闊則取雅  
馴用之邊塞則取悲壯用之羈旅則  
取淒清用之山林則取閒適用之

朝廟則取莊嚴隨地布景因物肖  
形去法匠鉅家千秋大業仁為藏名山  
而副京師者率不越此廟堂之作瑰  
壯以多遷爾雅若固鉅觀以相如奧  
博若雄清綺以陵信為華以頌  
說冬其深白皇猷勒在金石卓然名世  
宜矣栢梁聯句媒及於女胥沉香賦  
詩既釀於飛燕余以為非體也少陵  
沉雄多悲惻而含憤青蓮蕭散太  
放曠而不羈施之廟廊頗乏和平莊  
雅李杜一代宗工尚爾况下此者哉余  
讀晉陵吳太史子道賜餘堂集風

格象宥不失和平氣韻清統時令  
莊雅應制大什益元老賢臣冠裳珮  
玉自然端嚴其它酬應諸篇如妃  
主命婦袷服豔妝都無冶態進良規  
以永鑑荃宰禫性命則縷析天人  
是寓功後於立言以經濟為文字

者也而有本焉先生德度宏深風節  
耿亮江陵不霏文喪異倫攸歎先生  
恫之肯抗疏力諍 廷杖削藉當是  
時直聲震天下而趙汝師齊名海內呼  
為吳趙今其疏懸諸日月建其起廢  
荼蓼備嘗薑桂無改批鱗之章云

歲不上忌者撼之百端屹不為動也夫  
徐庾維長官體性本淳華燕許誠  
擅良工品俱踪競獸劉更生論起精  
忠陸敬輿文成獻替先生風骨實顛  
兩公矣方今朝事多譎邊烽時警  
復隍之戒識者憂之世道方賴先  
生以匡濟而一旦溘先朝露汝師去遂  
長徂中外能無云亡之歎哉不佞殊謬  
猶以薄技辱收先生往詭人修御於不  
佞袖疏眎先生之臆目叱之彼夫云云人  
中龍比保六顧拜下風竊附回調奈何  
麾而擲揄我先生咲曰彼儀部君者

寧多手可執江陵耶我何至作君昏黑  
鬼狐語而強附人為譏夫面且死灰而  
去嗟乎先生不佞知己也先生令子采  
于世于微不佞序先生集二子乞言地上  
而余將酬恩地下其又何說之殺辭先  
生之丈夫子八采于某舉鄉賢書及世  
于雖文藻絕代其令弟又于則成進士天  
才不減兩結兄而諸子連翩鶴起未艾嗟  
乎先生偉人大節位不酬德未究厥施  
固宜其後昌大云此句吳氏可復署高  
陽里矣

萬曆己亥夏五月東海友人屠隆

序  
五  
緯真父纂并書



賜餘堂集序

蓋嘗稽諸唐陸贄敬輿之傳  
矣乎天植其忠蓋盡之心而授以  
匡濟之畧其爲代言奏議之  
文若天成也者自唐距今千有  
餘歲吾弟吳中行子道出焉

將無似也與哉敬輿歷官侍從  
旋入平章中困於竇貲參覓尼  
於延齡而忠州之置道終為矣子道  
筮仕洞林雅稱侍從之職未得  
平章之任而既涉其涯矣代言  
未之逮也而奏議再上具在集  
中視敬輿多寡懸殊官秩之崇  
卑職司之閒劇玄位之蚤暮取  
然毋亦有困之尼之者乎乃其文  
之天成也誠似之矣古昔以文名世  
者未易更僕安得有盡似者莊  
宗乎列而列之朗潔莊之汪恣不似

也固因乎遷而遷之奇峻固之整  
密不似也栢善乎韓而韓之隳脫柳  
之工刻木似也歐納乎曾而曾之骨委  
歐之爾雅不似也三蘇父子兄弟自  
相師友而明允之蒼蒼鬱鬱子瞻之條  
暢子由之圩折不似也彼皆有有意

於為文而與子之所詣各極其才之  
所至其不似宜也敬與根柢乎忠義  
發越乎匡濟不得已而有言不慍  
意而言有文矣漢人稱文似者不  
曰揚雄之於相如矣乎相如稟趨  
捷之資揚雄好深湛之思烏在其



相似耶殆未可與不知之者道也然猶以文而已敬輿忠薰蓋之心匡濟之畧子道有焉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雄与和如之所有未必盡同故其爲文亦未必盡似子道未嘗模擬敬輿之文而出其所有不覺見其似之真也且夫文之稱起衰者豈非變駢俛聲律之習而復先秦西漢之矩矱乎哉試讀敬輿之文間作駢儷而其氣愈昌或類聲律而其辭愈達即爲先秦西漢者不能超乘而先之也子道疏正綱常振法

紀及議郊廟諸篇比而同之其似与  
否豈不知言者所能辨哉集中詩  
歌凡若干章應試應酬之作凡若  
干首仰以當敬輿留方之輯云爾  
藉以名世非子道之意尤非其所詣  
極之孝也敬輿自謂上不負天子下

不負所學偉哉志也子道從予也  
久稔其所志亦如之此文似之由也  
雖然敬輿揀一時之敝其文剴爽而深  
為之慮子道垂百世之典其文嚴切  
而大為之坊相似之中微有不似者  
焉敬輿謝客忠州踰五而歿弗克

俾其侍之釋忌弗克侍其主之  
召後而文之用未究也子道杜門  
里年僅五十有五則又似之矣蘓子  
瞻氏今古辨知言者剖獻敬輿奏  
議於朝于以自紓其忠蓋忘心而輔  
其匡濟之畧子道若集行矣予安  
忍必他時無子瞻氏其人哉若夫  
易贖貞為宣則更有所俟矣  
萬曆二十八年歲次庚子孟夏朔日  
期親兄可行撰



賜餘堂集目錄

第一卷

奏疏

第二卷

講章

第三卷

閣試

第四卷

館課

第五卷

賜餘堂集

目錄

左

詩

第六卷

詩

第七卷

贈序

第八卷

壽序

第九卷

集序

第十卷

頌  
記

贊

啓

書

第十一卷

神道碑

墓表

行狀

傳

第十二卷

墓誌銘

第十三卷

墓誌銘

第十四卷

祭文

賜餘堂集目錄終

賜餘堂集卷一

晉陵吳中行子道著

奏疏

植綱常疏 萬曆五年十月十八日

奏為因變陳言竭愚衷明大義以植綱常以隆治

安事頃者天象示異星變非常

聖心兢惕復戒諭大小臣工修省共圖消弭臣愚以

草芥微軀荷蒙

皇上作養洪造思效涓埃之報靡由也且政事所當

興革有官守者能圖之臣寮所當刺舉有言責

者能言之非臣所宜與亦非臣所敢及也第卽今日之大者要者爲

皇上陳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言天而必言民者蓋天人相通感召有自凡事必質諸人心而安始揆諸天意而順天意順然後天變可消也元輔張居正乞歸守制至再至三情辭俱窮矣而

皇上眷倚則殷慰勉特至此豈惟明良相與禰帝王之盛節而已哉仰惟

皇上以受遺顧命之臣而委心以任之大孝也爲

社稷生靈以留之至仁也卽

帝王念茲釋茲之盛心奚尚焉且事有輕有重重于國則輕于家臣人匪躬之義也時有常有變通其變勿泥其常聖人達節之權也今

皇上之意豈不責之以義而欲其通之以權哉然而  
是舉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正宜深籌長顧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其安者臣聞之君之使臣也以禮人之愛人也以德謂之禮非特接遇之文也必以心相體焉謂之德非徒眷戀之私也必以道相成焉元輔夙夜在公

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十九年矣則子之由壯  
至強由強至艾與其父之從衰得白從白得老  
音容相睽彼此未覩而今長逝于數千里之外  
遂成永訣乃又不得匍匐苦塊一憑棺臨穴其  
情有弗堪者臣連日見其衰經之容擗踊之狀  
若以不得去爲悲哀者人皆爲之酸楚而  
皇上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于

廟廊之上且責之以紆謨決策調元熙載焉或者  
非其情也臣聞之禮義由賢者出

皇上之特眷元輔者不以其賢乎域中之共仰元輔  
者又不以其賢乎賢者禮義之宗也矧位當天  
下之重任則身繫海內之具瞻必正已而後可  
以正百官而後可以正萬民其理有必然者今  
皇上之所以必留與元輔之所以不容不留者其微  
權深意非圓神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遐觀逖聽  
之夫拘曲守常之士人人然也或因其不去之  
迹而歸以不韙之疑安能家喻戶曉而使之無  
里譚巷議乎夫輿情未愜革面無庸而

皇上尚欲其敷化施政端範移風于海寓之間且責  
人之趨令遵教用協丕式焉或者非其理也元



賜館堂集  
輔之爲賢輔弼也其自信而對揚之言惟曰聖  
賢道理

祖宗法度斯二語兢兢守之勿之有墜焉耳宰予短  
喪孔子曰予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王子請  
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然則終喪者正聖  
賢之訓也而身自違之必其所不忍也

國家令甲丁憂守制二十七箇月爲滿雖庸人小  
吏匿喪有律惟武弁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  
以介冑之士處輔弼之臣卽有往例可稽亦三  
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也且當時諍之後

世譏之乃內閣二輔臣首題之疏方以計聞遂  
以例請亦謬矣至臺省諸諫官乞留之疏實爲  
贅辭尤昧成憲抑又謬矣然則奪情者正非

祖宗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以其所不  
忍所不敢而委婉迂遲不得已爲辭俸之請又  
不得已俟

大婚之期臣竊有以諒其心焉君之于臣死生進  
退惟其命而無所逃也夫

皇上無兪允之命而屢瀆不止則尤有所大不敢者  
禮意隆渥札諭諄懇相須甚殷誠千載一遇也夫

賜餘堂集  
皇上有殊絕之恩而求去必速則尤有所大不忍者  
然則所望以卹其私情全其大節者亦惟在

皇上曲體而俯容之耳况卹一時之情正所以安其  
心而責效于他日全一人之節正所以端其身  
而錫極于兆民則

皇上勉留之者固所以爲

社稷爲生靈而臣則謂

皇上宜俯容之者亦所以爲

社稷爲生靈也

皇上誠虛懷親賢講學圖理日

召見大臣益明習國家事不以嗜欲漸開而懈心  
生不以疆圉僅寧而侈心生怠荒是戒朝夕惟  
勤將見

聖德日盛世道時雍凡元輔所深望者

皇上能終慰之雖去猶不去也於是仍虛位以待則

計日可還若有大政事大謀議或實封上

奏或遣使就咨不然則容其給假營葬竣事趨

朝暫往遄來以副

倚注斯

君恩親誼子孝臣忠一舉兼得萬世有辭矣彛倫攸

叙風化大行則人心安天意順或亦弭災消變之道也臣之進也元輔之所舉也有師弟子之分焉臣以為苟有千慮一得之愚所當吐露而復以全軀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

君不欺之忠亦非事師無隱之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上違

聖意必觸

天威又豈不知臣之官典在筆札即為隱默亦匪瘵曠顧不優游清華而敢于干犯

雷霆哉然昭是非垂勸戒亦史臣之職也與其記

述于簡冊以彰穢示懲孰若披陳于

君父之前求今日無過舉俾後世無遺議也伏惟皇上寬斧鉞之誅賜芻蕘之擇而

垂神俯納焉元輔幸甚臣幸甚

正朝廷疏 萬曆十二年四月十二日

奏為尊

主權明臣義伏乞

聖明永垂鑒戒以正

朝廷事臣聞之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蓋言君權不可一日移也又聞之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蓋言

臣義不容一念雜也今

皇上乾剛離照勵精圖理百寮奉職四海嚮風真千載一時矣而猶有敝習相沿舉國莫知其非者二事臣謂借留賢之名而保輔臣此諂諛之極也甚可耻也臣謂借去讒之名而叅言官此壅蔽之漸也不可長也科道風聞言事官有專責上言大臣德政律有明條

令甲訓典森若日星輔臣者股肱也敷歷有年其人之邪正豈能逃

聖鑒哉或因事乞歸或被言投劾宜去宜留聽之朝廷耳何邇年以來每遇輔臣辭位必群然起而留之頌功贊德累牘聯章此其心何心哉蓋昔年保留故相之餘風可羞孰甚獨奈何至今存也但當責以大義私相勸勉共期協力贊襄如周公之告君奭可也未聞以留行賣之君也况今輔臣申時行之賢久注

聖衷本無纖芥見疑之意而必疏留以要君之從寧啻聚蟻之慕羶乎殆幾于以私比而作福矣卽使其人必當留也而出于衆口揄揚以保之跡涉諂諛非臣義也言官者耳目也聰明所寄其

言之是非豈能逃

聖鑒哉或妄言無稽或持論未當宜竄宜罰聽之  
朝廷耳何近日所爲偶因言官論事遂悍然起而  
攻之臆斷株求公言顯斥此其心何心哉蓋權  
臣鉗攝孤忠之故智殷鑒不遠獨奈何計出此  
也雖或奉有

明旨令其查叅猶冀婉辭抹解如潞公之容唐介可  
也不宜以拒諫導之君也况昨言官丁此呂之  
疏未蒙

聖怒止令分別被論之人而忽叅斥以成君之過寧  
帝畫蛇之添足乎殆幾于以私排而作威矣卽  
使其言果可罪也而出于一人意見以逐之跡  
涉壅蔽非臣義也夫輔臣表率群寮旣忻然借  
譽口于公卿他日或公卿之有辭避也則廟堂  
獨不當留之以報其德乎夫冢宰進退百官若  
公然可甘心于臺諫他日或臺諫而論冢宰也  
各部院獨不可叅之以快其意乎其流之弊必  
至于大臣持祿養交雷同而附和言官畏罪容  
奸風靡而緘默甚非

社稷之利熙明之世所宜有也臣以爲頃者邪正

賜館堂集  
相攻彼此聚訟不足辨也道揆法守臣義

君權自有綱維不容僭越者

皇上試攷故籍群相獎借而保大臣嘉靖四十五年  
以前所未聞至于不奉

旨而叅斥言官則

本朝二百餘年以來所創見何晚近世之爲臣者  
多私而不忠也豈其以弁髦視

朝廷乎伏乞

皇上總攬威福嚴加戒諭姑容既往申飭將來凡輔  
臣之習言官之斥惟

君父之命是聽如有踵故習非群習擅叅者雖公亦  
私必罪無赦永絕偏黨之萌共成平明之理謂  
非正

朝廷之要務哉

臣知臣之言出大察意必相左羣

工目以爲狂盡觸忌諱未免顛隳然臣伏思臣  
之身萬死一生

皇上再造之身也倘愛其身而趨時竊位隨世轉圜  
知之不言言之不盡且有愧于犬馬之銜結矣  
仰惟

聖明垂神俯納焉臣不勝激切戰慄之至

太學條上疏

萬曆十二年

月

日

奏爲敬陳國學事宜以弘

聖化以重賢關事竊惟京師爲首善之地而太學實賢士所關

祖宗建學立師廸彞闡極崇飭弗替典制甚詳我

皇上履洽乘熙親賢講學頃者更布功令蠲除煩苛駸駸乎菁莪樸棧之風賁人文而化成天下千

載一時也

臣

等猥以凡庸過蒙推擇或還秩播

遷之後或起家譴廢之中感遇酬知共圖稱塞量才揣分深懼曠瘼惟夙夜黽勉思所以樹章

程端型範庶幾乎少裨世教而無負于

聖恩者除一意奉法悉心釐弊所有規條與合監師生相率遵行外謹摠一得摘陳六事言雖似迂

而實切事非無益而可弛且屬

臣

職掌不敢不

言亦藉以追素餐之罪于萬一也伏望

皇上垂神俯納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斯世斯文幸甚

一曰修衢舍以飭學宮伏念辟雍之地不特教

典攸司

聖駕於此幸臨冠裳於此會集四方觀法萬代仰瞻

乃今狹隘之規不及郡邑之制宮墻民屋逼窄  
喧囂溝渠弗治汙穢難除櫺星門之前樹塞無  
屏持敬門之內坎土漸窪驟雨成池巡簷由徑  
駿奔鵠立趑趄泥塗曷以肅園橋之觀而彰如  
砥之履也

國家兩京竝建學宮宜同在南

聖祖肇基規模宏敞在北郡庠舊址簡陋因循茲遇  
右文之朝咸起維新之想乞

勅工部委官相地捐值買居稍拓街衢盡甃磚石前  
開壁水外列屏墻斯稱清嚴可遠溷褻再照舊  
創號舍久多傾頽十存二三弗堪棲止併祈軫  
念通爲葺修庶卽次可安而樂群有所也雖大  
工屢作時詘舉羸但文廟黌宮根本重地不爲  
小費之惜永垂太學之光是亦清時盛舉也伏  
乞

聖裁

二曰優叙遷以重儒官伏念丞博諸臣多出科  
甲以畀清秩校官之薦必先六館而後有司故  
臺省之選部寺之遷多取本監之官實係

屢朝之例及查近歲僅一二人若博士通判之陞尤



耳目罕見之事既用劣轉於後何取精進於先  
安在彰激勸之權而隆師儒之任也又訪得監  
屬上謁銓曹下與貲流爲伍夫論其品秩可視  
行人屬在師儒宜同部寺今都察院尚存此體  
相傳尚書汪鉉偶以小郤見抑遂成故事初非  
舊規但聞儒所當優未見士而可辱也乞

勅吏部量其資序稍示優崇凡當考績之時加意章  
縫之輩上者仍入臺省次者亦留京職必居下  
考方處外遷若其叅謁部儀查照都察院見行  
之規改從部寺寮屬之後是亦崇儒盛事也伏

乞

聖裁

三曰簡生徒以需仕用夫太學爲育材之藪今  
生徒反不及一郡國也臣竊耻之舉人偷安亟

須督遣迫試期而至者勿聽貢生就教當爲限  
制四十五歲以下者勿聽至于援例雖爲濫途  
宜于拔誦之中陰寓羅才之意今入貲者俊秀  
居九學校居一至有不解習字無從施教者此  
輩他時或司民社殊玷冠裳臣謂學校生員進  
取旣已從寬輸納亦可示廣倘原數稍爲遞減

則援例來者必多匪特澤宮所收皆出黷士然  
不取盈于額而取盈于人亦司計者裕國之策  
也其由俊秀者務令考擇如係白丁徒冒青衿  
到監時臣得驗試遣歸則國費無匱乏之憂而  
雍庠亦可收造就之效矣伏乞

聖裁

四曰儲經籍以備教典夫太學設典籍之官今  
無其實而徒存掌故也臣竊惑之經術爲教化  
之原辟雍乃圖書之府自昔辨謬證譌必以秘  
書及監本爲據蓋

內府所藏者天祿之舊而太學所貯者則石經之  
遺也先臣丘濬童承叙等屢以爲請而因循至  
今遺缺如昨臣謂南監有十七史板而十三經  
注疏久無善本容臣等率屬訂校工部給資鏤  
梓于監可爲明經造士之助

內府書凡有板者乞各

賜一帙在京衙門條例等書盡令刷送在外郡邑  
刊刻諸書責令入覲進表官員順便齎投俾四  
方來學者潛心稽古習務通今載籍旣完教學  
有具則遺書無湮沒之虞而典籍亦非虛曠之

官矣伏乞

聖裁

五日復科舉以廣試途夫科舉之制兩京監生中式者三十五名就試者一千餘名蓋合監與歷而有此數也各省原無監生中式之額故歷事掛選有志場屋者仍許起文赴部考送萬曆七年申明題准俱令完歷給引不妨科舉至九年議禁許於原籍聽考本省進場出令未信立法似苛臣謂貢生歷有歲年民生貲已輸納既升太學亦幸觀光而復令隨童儒之列試郡縣之庭至于督學收取亦爲僅見省闈獲雋更所未聞是獨使待選公車者終於自棄不無可矜合無照舊赴京入試爲便倘以濫取爲嫌乞查照先年舊例令各衙門歷事監生至期俱聽本監與在班監生合考并送庶乎負志者無向隅之悲悉自淬勵莫占一第而積學登庸者出也伏乞

聖裁

六日議考選以通銓法夫仕進之期監生正歷二十五年雜歷三十餘年蓋必至日暮途窮而

後入官也志氣衰遲職業隳廢壯有才力老亦  
消磨人既無聊仕將何裨今舉人有揀選之例  
吏員有考中之條獨至監生滯於銓法臣謂隨  
才授任不拘乎類爲官擇人當及其時宜比舉  
人吏員條例斟酌通融令監生完歷守選至十  
年以外者許每歲赴部聽試拔擢數名卽與注  
選或稍加優異其不中試者仍令循格待年明  
隲公評務期精當毋爲私昵以開倖途庶乎負  
才者無過期之歎爭相踊躍勉修一職而乘時  
效用者出也伏乞

聖裁

議從祀疏

萬曆十二年 月 日

奏爲

敬陳孔廟從祀末議以備

聖明采擇事

臣

等竊惟諸儒從祀旣以表章先賢亦

以風示後學最重典也頃

皇上因言官之請特下禮部命儒臣集議

臣

等待罪

辟雍有關職掌請借箸而畢陳其說焉

臣

聞之

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旣往道在六經是六  
經之傳與天地竝也夫自古聖人多矣獨崇祀

則飲食集  
孔氏非謂其刪述之功開群蒙以垂憲萬世乎  
故崇祀者既以功則從祀者亦視其功何如耳  
或謂我

明興二百年來右文之朝又道之化猗歟盛矣止祀  
一人不妨多議臣以爲無其人而取數之多者  
濫也有其人而責備之過者苛也肇舉儀章匪  
徒粉飾不視功載自有權衡蓋羽翼六經之功  
有二焉曰宗源曰修踐宗源者道之體也修踐  
者學之方也夫道若大路然知宗源而昧修踐  
是識路而莫由者也知修踐而昧宗源是冥行

而不察者也神化性命直窺帝則是爲宗源實  
體真精無歉躬行是爲修踐斯二者以言乎適  
道則均也先秦坑燔之後經術熄矣漢儒則傳  
經之義而六經賴以不亡叔世汨溺之餘理學  
晦矣宋儒則窮經之理而六經因之益顯至于  
昭代斯道如日中天經術旣備理學亦明卽有著述  
微言不出漢宋餘緒臣愚以爲今日議從祀者  
不宜專據著述但當夷考生平或於踐修無媿  
或於宗源有窺皆可稱羽翼之功而列俎豆之  
間者也夫道貫萬世而無敝者也凡言學者隨

時所習因性所近也凡言教者揀時之弊拯性之偏也尚宗源則其流或偏內而蔽也虛尚踐修則其流或偏外而蔽也腐天生豪傑起而振之但有禪風教卽有功聖門至其流遠枝分或失之玄虛者或失之迂腐者未可沿流而咎其原因枝而疵其根也今之儒有競虛華之談而濶畧行檢者矣故若薛瑄若胡居仁踐履篤實足爲後學之模以修身爲教而有功于六經修踐者是可祀也今之儒有局支離之跡而茫昧本源者矣故若王守仁若陳獻章悟識通融能

發先聖之奧以明心爲教而有功于六經宗源者是可祀也斯二者誠不可偏舉而獨遺矣况薛瑄之讀書錄胡居仁之居敬錄固未嘗無所發明而守仁之功行卓越獻章之孝義明彰亦未嘗有遺踐履臣以爲茲四人者同功一體所當竝議從祀者也臣又竊觀古之人心善成人之美而尚公今之人心善求人之過而多忌惟公則取其大而常略其細惟忌則摘其短而併棄其長富貴功利淪骨薰心伎嫉詆誹索瘢求垢悖理傷教者藉口以文其過講德譚學者設

詞而助之攻操戈之徒各有異喙盈庭之說竟無折衷卽令孔孟再生程朱復出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是誠何心哉仰恃

聖天子主張于上賢輔弼贊襄于下言路申請輿論大同此千載之一時而臣等蠢見管窺敷陳淺陋或亦千慮之一得也乞

勅下禮部議覆舉行除薛瑄已從祀外將胡居仁王守仁陳獻章等一體從祀則祀功之論定崇儒之化彰而于表章風示之典未必無補萬一矣臣等不勝願望之至

乞休一疏

萬曆十二年四月二十日

奏爲殘病之軀不堪供職孤危之跡無所容身懇乞

聖明俯賜休致事臣年四十五歲由隆慶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萬曆五年因故輔臣張居正奪情廢倫具疏建言被杖削籍闔門俟死者六七年矣仰惟

皇上雷霆之斷城社忽清

日月之明豐蔀畢照過採交章之薦拔臣編戶之

中

賜環晉秩超等踰涯是臣今日所遭皆

皇上再造之賜也卽以此身蹈湯赴火惟

皇上之命是聽何忍無所因而言去乎緣臣在昔少

時不善保嗇故今壯歲蚤見衰羸復以籌楚之

餘血肉潰裂憂虞之久心志怔忡一股幾空兩

日常眩人形雖具病態日加深懼曠瘵亟宜引

避且臣追惟疇昔本屬昏愚卽死無辭雖悔何

及今大臣持衡當舍舊圖新化枉為直之日也

而頃之搜摘似過疑慮未安因視臣等二三人

者初為故相之仇或作同舟之敵市虎可構既

窺當事之意向而深中狐疑杯蛇易驚復糾同

類之猜防而相為狼顧流言外布巧譖內攻臣

本孤立寡援至坐為黨而名之以號召也蒙此

無辜之咎必有自取之由祗宜反躬省愆何敢

復置喙哉第邪正混淆之說出自

廟堂而幕客宵人之計得矣構煽方起機筭在前

雖有戀

主之心實無容身之地臣之情又有不得不去者伏

乞

皇上特賜矜憐放歸田里既免素餐之耻以安已分



尤遠赤幟之嫌以釋人疑倘糞土之息尚延草  
莽當朝夕焚香籲

天祝

聖壽之無疆戴

皇恩于罔極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乞休二疏

萬曆十二年五月初九日

奏爲殘病漸增職業久曠再懇

聖明亟賜休致事臣於四月二十日以病軀危跡具

奏乞休奉

聖旨吳中行着照舊供職吏部知道欽此臣以一介

微命五品下寮冒昧陳情干竇

聖聽不加重譴仍留供職此希世之遇逾格之恩也

卽草木且忻忻焉向榮而臣思所以自效者豈

在狗馬下哉臣緣昔年受杖時箠楚旣傷竄逐

更急冰雪就道皮骨空存不死者幸耳糞土之

息方延而承風投石者起矣禍在旦夕憂怖禱

張與鬼爲鄰度日如歲遂致血氣耗鑠神魂蕩

搖膚革不克齒髮旋脫年雖未艾體實不支頃

者被

詔賜環至伏讀悞聽失中之

旨舉家感泣何忍偃蹇趨

命是亟雖病不辭既列班行勉圖稱塞復因勞瘁愈覺疲羸臣今所居者師儒之官所任者敦學之職此官此職不可一日曠者而杜門且久怠事已多不去則不安也夫

君恩罔極臣念未酬而遽言去也亦竊自傷之但福徼非望力苦弗勝與其戀位以干冒進之嫌孰若乞身而明易退之節庶審機量力維耻庶頑不貽名教之羞或亦消埃之效爾伏乞

皇上鑒臣果出悃誠別無規避特准致仕或容養病

回籍則臣未盡之年皆

皇上大造之賜矣臣無任激切隕越之至

乞休一疏萬曆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奏為殘軀陟病不堪任使懇

恩致仕回籍調理事臣係直隸常州府武進縣人由隆慶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萬曆五年因故輔臣張居正不奔父喪具疏建言被罪編戶六七年矣幸存杖下之生其作溝中之瘠至萬曆十一年恭遇

皇上乾斷離明察臣無罪既還舊職旋晉今官頃復

賜劄堂集  
備員講讀之後日侍

天顏是臣以萬死再生之軀遭千載一時之遇卽捐糜此身豈足

上酬而講讀微勞正可自效雖犬馬且知戀主臣誠

至不肖顧不犬馬若哉遽乞骸骨遠離

闕廷不惟不敢亦不忍但臣徼福旣過災悔自生

受傷已深精血易耗於本月二十三日忽患痰火之症耳鳴眩暈齒腫呻吟中氣大虛外邪投間自知疲羸積以歲月必不能療治于旦夕者不得不披悃乞哀于

君父之前也伏望

皇上俯垂鑒察特

賜矜憐容令解職回籍獲就醫藥以便調理倘延糞

土之息于蒿萊則自今未死之年又荷

皇上更生之賜也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乞休二疏萬曆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奏爲病體危身審機量力再懇

聖明亟賜罷免事臣於本月二十三日患痰火之症

具疏乞休奉

聖旨着在任調理吏部知道欽此臣伏思昔犯故相

張居正赴

廷受杖時節巾携櫬與妻子訣別而出曰出則人歸則鬼矣雖由血氣用罔自干刑憲亦緣意見偶激欲植綱常其時居正大權方張盛年未艾而謂臣以必死之身爲今日復用之地雖至神不能逆知雖至愚無此妄念恭惟

皇上

天啓

聖衷操獨運之剛收下移之柄復

召起

臣

等而用之豈非千萬載之一遇哉是臣之身

父生之于未生之初而

皇上復生之于既死之後

臣

之官

先帝收之于未仕之始而

皇上復收之于既廢之餘則

臣

之在今日也惟圖龜

勉職業矜奮名檢以忠勤報

主以禮義持身庶幾上不負

隆天厚地之恩下不貽正人君子之辱耳然

臣

福緣

淺薄疾疾纏綿伏枕杜門有悞講讀是忠勤之不效也緘唇斂跡亦被猜嫌是禮義之或愆也蓋一節偶合之善難槩生平而再造重創之軀

易至羸憊臣之行履不肖宜去臣之體力不堪  
又宜去且講讀之役夙夜在公輪直到臣未免  
倩代而邪比之黨日夕甘心孤危若臣必遭捏  
陷故臣展轉于懷愈益其病一日弗去則一日  
弗安者是以不避煩瀆再乞

恩慈原臣甚不得已之情憐臣必不易痊之疾容令  
致仕回籍倘延狗馬之息則歌咏

聖德于田間或填溝壑之身則銜結

皇恩于地下臣骨雖朽而臣心則不朽也臣無任干

冒殞越之至

乞休三疏

萬曆十三年五月十二日

奏為病患漸篤調理不痊三懇

聖明俯容休致事臣於四月二十四等日兩具疏陳

請奉

聖旨着在任調理吏部知道又奉

聖旨吳中行日侍講讀着遵前旨調理該部知道欽

此夫臣七年編戶萬死無辭者而昔蒙

賜召五品下寮一請宜去者而今蒙

賜留非望之遭逾格之恩也摩頂放踵皆

君之身赴火蹈淵亦臣之願况

皇上還之詞曹且置之

講幄每從

日直仰觀

天顏莊嚴恭已清明在躬聽納垂神周旋中禮卽詩書所稱堯舜之聖何以加焉幸逢竒邁忍負

明時又安敢爲私圖而萌去念哉臣自起家服官

兩閱歲耳始而總校史館無裨編摩旣而佐教辟雍深慚模範及改銜坊署備數

經帷撰衍講義則苦于學殖之踈習讀講章則苦于記問之鈍勤勞欲矢夙夜勉圖遂至交際都

遺猶懼任使弗稱乃今疾病愈痼調攝難痊旬

日以來醫藥罔效頃四月二十五日暨五月初二日二次進

講俱臣輪直倩人代替若更遷延屢致曠悞則罪

何可逃而死不足贖也且臣聞之獲

上必先信友而陳力方能就列人言波及友不信矣病勢日增力不能矣天人交惡旦夕將危情感詞窮言煩罪重伏惟

皇上乾坤覆載日月鑒臨容返故丘苟延殘喘若

聖恩之已深益深與臣心之欲報未報者惟教訓子

孫俾世世爲犬馬以圖之而已臣無任干瀆戰  
越之至

乞休四疏 萬曆十三年六月初三日

奏爲病篤機危萬死四懇罷免以重

講筵以全臣節事臣病將兩月疏凡三乞矣

皇上不加煩瀆之誅屢蒙調理之

旨臣心口相語涕汗交流感懼俱深進退失據惟慎

加調理日望痊可卽當趨

闕謝

恩隨班供事又何敢陳請數四而違

天以干雷霆哉柰臣逢辰雖幸賦命實竒不忍去者

臣心也而神不佑則病篤不遽棄者

聖恩也而人不容則機危聞望旣輕就列有靦顏之

耻講讀甚重受事當量力之能強曳疲軀苦耽

華秩是何異于鳥傷弓而不舉蝸升壁以終枯

也且避言省愆安可以口舌爭哉必亟辭朝市

而後免名高徑捷之疑必遠遁山林而後免聲

應氣求之累不去則人不見亮而臣亦無以自

解者惟臣疾痛則呼

天呼父母情愈急聲愈繁

皇上倘

憐迫切而

賜歸休或罪煩瀆而加褫斥別選學行兼優精力堪

任者代臣之職斯

講筵重而容臣之去也庶可以明數年甘死之志

迨今日冒進之譏延一息垂盡之生冀他時圖

報之所而臣節全矣臣無任扣地顙

天干冒戰兢之至

乞休五疏上四疏得請此草未

奏為病久不痊情迫無奈五懇

天恩亟賜生還事臣惟獎忠進直君道也難進易退

士節也至愚極不肖如臣者每自省循疇昔之

事念在好名言為出位而今借忠直之似以躡

聲榮幸之幸也

皇上獎之進之亦足以昭示

德意風勵臣工矣然臣也材本不任望更未孚所

守者硜硜之節耳既不揣能量力乞退于先幾

又且履咎蒙疑冒進于今日不惟庶耻盡喪實

恐患害將深且使臣之求去為虛詞而以

皇上之賜留為得計則往年



廷杖真爲苦肉之謀累歲里居果似捷足之徑士  
節若此物議謂何况臣憂危久積榮衛漸枯病  
在膏肓卒難醫藥夫清華之秩豈容負垢之人  
講讀之官更匪養病之地伏乞

皇上特賜殘骸俾還故里永爲編戶以俟盖棺雖不  
得效臣力之消塵庶可維士節于草莽臣情詞  
俱窮席藁以俟

謝馳驛疏萬曆十三年六月初十日

奏爲恭謝

天恩并陳辭悃事臣以病篤機危三四陳乞於本月

初六日奉

聖旨吳中行准回籍調理着馳驛去該部知道欽此

臣患不易痊之疾負不得已之情受不能報之

恩冒不宜瀆之罪席藁以俟斧鉞何辭伏蒙

皇上垂憫下忱旣

俞回籍之請

俯循舊例復

賜給驛之恩臣竊念起家編戶僅歷二年供役

講帷纔逾半載有幸

任使方切兢慚未效微勞亦沾

隆典揆之分義跼踖靡寧卽日扶病就途違離  
闕廷又不能匍匐辭謝

洪恩罔極仰報無由臣不勝感激瞻戀屏營之  
至

謝銀幣疏萬曆十三年六月十一日

奏爲感激

天恩披陳謝悃事臣於本月初十日因蒙

恩給驛遵例具疏

謝辭於十一日奉

聖旨吳中行係日講官賜路費銀二十兩紵絲二表

裡禮部知道欽此臣侍

講讀未效涓埃遽違

闕廷何勝隕越而

皇上命之乘傳益以

賜金更

頒在筥之華仰荷

如綸之重窮途沾

寵下里誇榮自今草莽之生皆舉家銜結之日矣臣

無任感戴兢慚瞻戀屏營之至

辨誣疏萬曆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

奏爲懇乞

聖明辨誣覈實仍

賜特加顯斥以息人言以全臣節事臣自告病回籍

屏迹杜門已六年矣殘喘僅延舊疾愈痼又自

揣狂蒙絕意仕進臣固果于忘世世亦當义于

忘臣矣不意姓名尚掛齒頰臣與吏部員外趙

南星御史蔡系周俱無往來俱無德怨其稱臣

爲君子也臣愧不敢當其詈臣爲小人也臣耻

不忍受盖邪正相指徒以口吻求勝則是非愈

淆正不宜辨也系周謂臣與今南京禮部侍郎

趙用賢抗疏受禍雖同而賢不肖相去若江山

黑白此其藻鑑甚精品評甚當即臣自知亦甚

明實無容辨也系周謂臣自爲舉人時以至居

家處鄉故爲隱詞猶存厚道又謂臣欲藉寵力

思躡公輔當是意想之語俱無可辨也系周謂

臣補講讀爲紊資序夫講讀之補不論資序如

今輔臣王錫爵科第官階在前未爲講官而許

國爲之又如今戊辰辛未諸臣科第官階在前

多未爲講官而馮琦余繼登爲之此則系周所

未解者更無足辨也第以交通中宦求補講官

一節行檢所關又以假托山人捏造揭帖一節  
禍患所關萬萬不得已輒不避斧鉞從獻中  
披肝瀝血一陳之

君父之前臣為講官與原任禮部侍郎張位同日奉  
旨門客樂新聲臣有生以來耳所未聞金絲盒等器

臣有生以來目所未見無論臣與司禮影響不  
通若內閣曲徇私干之人又惟司禮之帖是聽  
則內閣何如人哉豈系周曾詢之內閣口授者  
乎筆示者乎抑系周道聽之乎意億之乎今內  
閣當時題補臣者申時行等俱在正望

皇上召問有則必不故為臣隱無則必不強為系周

証此其所當辨者一也原任少詹事黃洪憲與

臣絕無纖芥同官攻擊遂致紛紜與臣耕釣之

軀絕無干涉至今不知山人何事不知鳴冤何

語系周何所據而指臣茫然不知何故第恐

下流之居易為歸惡之所望風之輩借為投石

之謀從此告密可開大獄可起莫須有可坐萬

一更有重大事情匿名奸政指而曰某曰某則

林下之人皆几上之肉臣之身死亡何惜而黨

禍若成世道攸繫此其所當辨者一也然臣竊

思之臣既跼伏山林跡同麋鹿而操戈挾矢者猶向之此無他止因餘生尚存虛銜未削謂臣爲賢者則疑其不用而稱之謂臣爲不肖者則疑其復用而詈之詈之者不過因人之稱而愈申其前論之憤稱之者不意重人之怒而適貽以不測之辜此臣雖在蒿萊如負芒刺所恨者不卽死而與世長辭也伏乞

恩慈明示擯斥既絕再起之望庶安一日之生賢不肖俱付之忘言以俟蓋棺而後定論臣之志願畢矣臣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辭官一疏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日

奏爲沉痾尚痼

寵命游臨披悃懇

恩仍容在籍調理事臣於萬曆十三年六月患病乞歸疏凡四上奉

旨予告歲已八更苟延未死之餘竊幸不才之棄返初服已甘終老望長安如隔前生忽於本年正月初六日接得邸報南京翰林院缺官掌印該內閣題補陞臣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印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欽此臣自惟一介草茅廿年科第  
服官什一歸田什九雖曾供事史館直講  
經帷若稽以月成歲會之勞絲毫未效徒戴夫  
天施地生之德高厚難酬茲遇

清時復塵華貴此何異寒灰受煖豐蔀生輝也葵  
藿且解傾心犬馬寧忘戀

主豈不願努力自矢聞

命卽趨忍以飾詞敢於瀆

奏哉緣

臣

賦質本弱受傷更深魄旣喪於嬰鱗精

旋耗於銷骨調攝有日醫療罔功兩髻漸星一

目如霧心同髮短志隨氣衰怔忡健忘眩暈時  
作蓋桑榆雖云未迫而蒲柳自覺先摧弗任馳

驅何堪鞭策實慚薄命虛負

隆恩矧當衆正之茹連奚用微臣之竿濫伏乞

皇上

俯鑒下誠曲垂

弘造或仍容在籍養病或遂以致仕

賜休倘螻蟻之生鹿豕爲侶猶得秉耜以供賦稅

授經以訓子孫誓竭涓埃永圖報塞於世世也

臣不勝隕越懇祈之至

辭官二疏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十二日

奏為被

命先已乞休聞言復當引咎懇

賜罷免以保殘生以安愚分事

臣於本年正月初六

日接得邸報

內閣題補南京翰林院印信事陞臣翰林院侍

讀學士掌管隨於初九日具疏告休賞行馳

奏矣又於十二日接得邸報禮科給事中王嘉謨

參論指臣為邪至謂用臣則時事可虞罷臣則

亂萌可遏其出處所係若斯重也臣實愧之臣

屢疏乞歸馳驛

賜告特蒙休沐之

恩何嘗廢斥臣哉今乃云仍從廢斥則臣之履歷猶

未攷也夫邪正無形彼此有喙自古易淆矣十

數年以來用舍惟其愛憎逢迎以為毀譽乍賢

乍佞其邪正豈一時一人所可定者哉臣不敢

辨也臣以孤忠矢日兩疏批鱗同里承風眾口

銷骨覈實原無踪影傳訛頗足聽聞若科臣之

於臣也未經識面何忍甘心必其採訪甚真衡

鑑不爽辨材信知人之哲糾邪乃為

國之公或匪妄加自當虛受臣尤不敢辨也然臣  
聞

命越二日卽已具辭絕無嗜進之愚但有求退之勇  
不煩鷹擊已決鴻冥矧杖下之生摧殘更易而  
溝中之瘠拂拭實難伏望

皇上俯賜矜憐特從擯斥削其仕籍斷此名根遂得  
無掛齒牙不至有覩面目臣當與耕傭釣侶戴

恩祝

壽鼓舞於

堯天舜日之下也臣不勝悚懼激切之至

辭官三疏萬曆二十一年四月初一日

奏爲

天鑒甫臨人言復至知幾安命懇

恩賜罷事臣前以聞

命請告旣以被言乞休俱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頃於三月二十日接到吏部劄  
付中間備載題覆等因素

聖旨吳中行着遵新命供職欽此夫科疏糾彈銓評  
獎錄意指稍異予奪不同已蹈危機况嬰宿疾  
卽圖勉赴力所不能更擬瀆陳義所不敢進退



之計正在徬徨忽於二十八日見邸報復爲吏  
科右給事中喬胤叅論因得藉口乞身臣之幸  
也亦科臣之賜也第其漫詈汎訾累牘盈章而  
所坐者原任南京給事中徐常吉一事耳常吉  
之子與段氏子俱係縉紳親戚之家偶爭成訟  
府縣官嚴拿詳鞫問徒申道士民共覩案卷具  
存與臣風馬牛不相及也蜚語何從訛言遂播  
必有創爲說者臣誠不知其故矣又謂臣吞謀  
田產占奪妻女把持官司干謁公事諸不法與  
臣之素所兢兢者更爲相反臣受先臣敝屋薄

田安貧守拙自部使監司以至郡邑絕無片紙  
隻字此昭昭可查正不可謂之冥冥也倘有實  
跡其伏重辜至於臣兄可行原任翰林院檢討  
長臣一十三歲致仕已二十八年臣以父事之  
而兄之愛臣亦甚篤迺謂以閱墻故爲臣所害  
則似夢寐中語耳竊惟知人實難則論人亦豈  
易哉臣以乙酉還里胤以己丑登科姓名不通  
音容未接卽胤之採訪亦云得於臣鄉里者頗  
詳且真生今之時又居臣之地伎害之喙構造  
無稽且有口不忍道之言目未經見之事每加

賜簡堂集  
於臣更甚於科臣所指者若據風聞全憑月旦  
安知不爲人所假手也且臣一身耳自臘逾春  
又僅四月耳觀風之薦墨未乾而忽指爲邪矣  
覆疏之

俞旨方下而復指爲穢矣朝黑暮白甲雌乙黃俾

廟堂用舍將誰從哉頃之六年式序評汰甚嚴兩

京拾遺搜剔殆盡

臣適被論停覆負咎待黜之

時當此庶言何無一語而甫畢旬日復有人心  
未厭輿論共棄如臣者卽煩擊逐乎抑臣有所  
忌諱又爲囁嚅今請不避斧鉞之誅而畢其說

焉當時同事者五人臣最下偶廁其間然未有

軒輊之者

賜環之後推轂

臣

獨先而

臣

則寧負私恩復陳公議

心本同舟之濟跡似入室之操四疏乞歸八年  
甘退所欠者一死耳臣又硜硜信果弗善脂韋  
言則多尤行則寡合咸謂豚魚未革虎兕難馴  
方欲援弓肯令出柙有聲可吠無影亦疑甚至  
虞臣之用而爲亂也雖有慈母寧免三至之投  
自匪聖人能加衆惡之察哉宜乎科臣之不相  
諒也此臣涼德所致薄命又安卽當可用之年

必無見容之理今臣五十四歲矣肉消骨立齒  
敝髮踈一息僅存百念盡稿倘猶未填溝壑而  
身在世外老于田間不啻幸矣伏乞

皇上垂憐知足之念

俯鑒由衷之辭

特允科言遂削

臣

籍庶消猜忌因息譏評

臣

官雖

罷臣之志節則少伸也生蒙

解網死效銜環

臣

不勝叩地顙

天激切懇祈之至

賜餘堂集卷一

男亮校刊

賜餘堂集卷二

晉陵吳中行子道著

講章

詩經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方叔率  
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  
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這是小雅采芑篇宣王命方叔南征詩人歌詠  
其成功的說話蠻荆楚地荊州之蠻是南夷嘽  
嘽是眾焯焯是盛雷霆是比喻迅疾的模樣玁

見會堂集  
言重  
一  
狄是北狄詩人說我方叔出師征蠻軍容盛矣  
兵律嚴矣然其收克敵之勲而爲成功之本者  
豈無自哉良由威謀兼著聞望素隆耳彼蠢蠢  
然無知之荆蠻馮陵侵犯敢與大邦爲讎者意  
以中國之無人也不知我方叔齒先百辟本朝  
廷之元臣計出萬全爲封疆之名將問其年則  
老問其謀則壯以無敵之帥率有制之兵決成  
算于胷中揚神武于閩外執彼渠魁獲其醜類  
但見戎車徒御嘽嘽然其衆多焉焯焯然其殷  
盛焉又見其威靈所加莫不震恐如霆如雷之

迅疾焉夫大將以元老專征雄威與壯猷俱奮  
蠻荆不足平矣而我顯允之方叔則有不專恃  
乎此者昔也六月興師薄伐獫狁方叔嘗與有  
功焉已著之勲名旣素孚于北狄常勝之威望  
自潛懾乎南夷惟先聲以奪人之氣故不戰而  
屈人之兵蠻荆且畏威效順之不遑矣孰敢爲  
讎于我大邦者乎夫方叔一出而平獫狁始因  
功以樹望再出而靖蠻荆乃因望以收功其稱  
全勝之兵而致中興之烈也有由然矣然非宣  
王之克知善任亦何以展其能而效之用哉

臣

因是而論之將兵者將之職也將將者君之事也  
也未任則選擇必精試其才猷察其譽望而不  
忘拊髀之思旣任則付托必重隆以恩禮假以  
便宜而不致掣肘之患又必遠讒間之口安展  
布之心寬文法之誅重事權之任坐消反側平  
居則養望蓄威動中機宜臨敵則折衝禦侮斯  
克壯之猷獲施來威之績可覩矣今分閫則元  
戎掛印督府則重臣秉旄將帥非不隆也塞北  
守降王之盟滇南奏獻俘之捷蠻夷非不威也  
第無虞旣久積弊難除試以武科弓馬非萬人  
之敵取于世胄統袴乏一籌之能大將以干請  
而得在在倖門善地以賄賂而行人人債帥苞  
苴日盛介冑風靡寡謀啓侮則輕率而損國威  
巨猾營私則貪殘而剝軍餉嚴苛責之律勢不  
得不掩覆以稱功操中制之權情不得不夤緣  
以求庇養之不豫任之不專匪朝夕矣昔年浙  
撫遭脫巾之譁近日蜀兵鼓操戈之亂士卒驕  
悍綱紀陵夷安得如方叔者授以斧鉞之寄哉  
仰惟

皇上文經武緯軋斷離明留意防邊開誠馭下勲勞

久著則爵之以通侯總制內遷則命之以久任  
閱視歲遣

勅旨星馳既得將將之道矣然臣聞之上有推轂之  
君斯下有請纓之將內有羔羊素絲之士斯外  
有熊羆不二心之臣故曰其本不在疆圉而在  
朝廷也伏惟

聖明於廟謨兵柄之地加之意焉則將帥得人蠻夷  
向化內治外寧之休與成周比隆矣臣等不勝  
惓惓

貞觀政要

貞觀二年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年十六七容色  
絕姝當時莫及文德皇后訪求得之請備嬪御太  
宗乃聘爲克華詔書已出策使未發魏徵聞其已  
許嫁陸氏乃遽進而言曰陛下爲人父母撫愛百  
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  
之心爲心故君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之安食膏  
粟則欲民無饑寒之患顧嬪御則使民有室家之  
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  
取之不疑無所顧問播之四海豈爲民父母之道  
乎臣傳聞雖或未的然恐虧損聖德情不敢隱君

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驚手詔答之  
深自克責遂停策使乃令女還舊夫

妹是美文德皇后是太宗后克華是九嬪位號  
貞觀二年前隋時通事舍人鄭仁基有一女年  
方十六七歲容色絕美當時莫及文德皇后訪  
求得之請選入宮中以備嬪御之列太宗許之  
將聘爲克華旨意已下但未發冊遣官行禮魏  
徵聞知此女已曾許嫁民間陸氏不宜奪取入  
宮恐事遂成難以改易急進諫說陛下爲人父  
母撫養愛憐百姓如已子一般百姓所憂當爲

之捍禦以去其憂百姓所樂當爲之區處以就  
其樂自古有道之主莫不以百姓之心爲心故  
身處臺榭則思天下有穴居野處者必令其有  
上棟下宇之安口食膏粱則思天下有啼饑號  
寒者必令其遂飽食煖衣之願嬪御滿前則思  
天下有怨女曠夫之不得其所者必令其遂夫  
婦室家之樂此人主之常道當如此也今鄭氏  
女久已許人正當聽其婚嫁以遂室家之好陛  
下聞其美取之不疑全不顧問道理可否傳播  
四海必以爲陛下縱情妨義豈爲民父母之道

乎臣得之傳聞雖或未的然萬一有之誠恐虧損聖德不小所以不敢隱默無言以誤陛下大凡人君舉動不論大小史官必書之簡冊以傳後世豈可不慎所願特畱神慮勿視以爲小事而忽之也太宗聞徵之諫始知此女已曾許嫁大爲驚駭乃手勅荅徵深自克責遂停止策封使命今此女仍還舊夫夫情欲之間人所易溺宮闈之事人所難言太宗之聘克華詔已出矣魏徵猶能切諫而太宗卽能省改不避嫌疑不存形迹進言納諫君臣相孚真可謂千載一時矣宜爲史冊之美譚也

貞觀三年詔關中免二年租稅關東給復一年尋有勅已役已納並遣輸納明年總爲準折給事中魏徵上書曰伏見八月九日詔書率土皆給復一年老幼相歡或歌且舞又聞有勅丁巳配役卽今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明年總爲準折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誠平分百姓均同七子但下民難與圖始日用不足皆以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德

關中卽今陝西地方是唐時建都的去處給復



是免其差役七子是詩經上說鳩鳩哺飼其子周徧均平的意思貞觀三年太宗詔關中免租稅二年關東更免差役一年蓋因畿甸之民賦役繁苦故特賜寬卹這是太宗的善政及詔下未久尋有勅令已役未滿的差徭已納未完的租稅今年且都輸納了待明年總與他計筭準折給事中魏徵見太宗詔令不一上書進諫說臣伏見八月初九日的詔書令率土皆給復一年百姓每感恩樂業若老若幼無不喜悅或歌咏歡呼且鼓舞踊躍忻忻然室家胥慶及又聞

有勅戶丁配役卽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完納待明年總爲準折與前日優免之詔忽然相背道路之人皆說陛下旣與之復取之大失所望臣知陛下必以爲未滿未納的幸得蠲除那先滿先納的不受實惠且令完了今年總待明年通融計筭要使百姓每普地沾恩如鳩鳩之于七子一般此誠平分百姓均同七子之意但下民至愚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只見目前貧乏用度不足便想早受一分之賜早濟一年之急今旣失其所望皆以爲國家追悔前言今日一

令明日又一令二三其德民將何所遵守哉夫  
人君渙號既出不可復反小民望澤既免不可  
復徵太宗之詔旨先後不同大失民心亦非國  
體此魏徵之諫所以不容已也

臣竊聞之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助者信今陛下  
初膺大寶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二言生八表  
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縱國家有倒懸之急猶必  
不可況以泰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爲陛下爲此計  
者於財利小益於德義大損臣誠智識淺短竊爲  
陛下惜之伏願少覽臣言詳擇利益冒昧之罪臣

所甘心

大寶是天子所居九五之位魏徵因太宗詔令  
不一上書進諫又說臣嘗竊聞之天之所輔者  
仁人之所助者信這兩句是古語說惟仁可以  
格天天之所祐輔者必是恩惠及民的惟信可  
以服人人之所贊助者必是誠信待物的陛下  
受命登極初膺大寶之位爲億兆千萬人所觀  
瞻當令德孚八表遠邇咸服信若四時節序不  
爽纔可今始發號令既蠲租役復有後詔自悖  
前言生八表之羣疑失四時之大信縱使國家

一時空虛十分缺乏萬萬不得已欲取民財以濟國用就如解倒懸之急一般猶且不可既免復徵朝令夕改况今承平寧靜國家有泰山之安正宜與民休息而何故輒行此支吾苟且之事有爲陛下進此計策者不過聚歛積貯以充帑藏於財利或有小益於德義則爲大損旣虧惠下之仁又失馭民之信天人且交去之安望其輔與助哉臣智慧識見誠是淺短未能通達事理竊恐陛下舉動差失於初服新政不無虧損甚爲陛下惜之伏願少覽臣言俯垂聖聽詳

擇利益之大者勿因小利致傷大德至于狂瞽之言不識忌諱縱當冒昧之罪亦臣所甘心不敢辭也夫太宗一詔令之失誠爲君德民心所關魏徵直言切諫反覆捄正真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矣此所以彌成貞觀之盛治也

簡點使右僕射封德彞等竝欲中男十八已上簡點入軍勅三四出徵執奏以爲不可德彞重奏今見簡點者云次男內大有壯者太宗怒乃出勅中男已上雖未十八身形壯大亦取徵又不從不肯署勅太宗召徵及王珪作色而待之曰中男若實

貝倉  
小自不點入軍若實大亦可簡取於君何嫌過作  
如此固執朕不解公意徵正色曰臣聞竭澤取魚  
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  
獸若次男已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且  
比年國家衛士不堪攻戰但爲禮遇失所遂使人  
無關心若多點取人還充雜使其數雖衆終是無  
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人百其勇何必在多陛  
下每云我之爲君以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  
無矯僞之心自登極已來大事三數件皆是不信  
復何以取信於人

簡點使是差遣選閱軍丁的使者右僕射是尚  
書省之長中男是未長大的男子唐時兵制民  
間戶下丁年二十二歲點充軍伍年六十歲放  
免其十八歲以上的中男聽其耕作以供租稅  
署勅卽如今僉押文書簡點使右僕射封德彝  
等並欲將民間中男十八歲以上簡點入軍太  
宗從之詔旨凡三四下獨魏徵執奏以爲必不  
可封德彝又奏說中男所以不簡點入軍者爲  
其幼弱不任干戈也今見簡點者云中男內甚  
有壯大正可選用太宗聞此言遂怒徵之諫阻

乃出勅令中男以上雖未十八歲若身形壯大也着點取入軍魏徵又堅持固執不從畢竟不肯署押文書時侍中王珪亦與徵同以爲不可太宗乃召徵及王珪先作色盛氣待其至詰責二臣說中男若果幼弱不堪選用自是不點入軍若實壯大正可簡選此事不爲過失於君亦何所嫌疑直如此堅執已見故違上命朕不曉解公等是何意也徵正色直言進說臣聞得古語有云魚潛于澤以網罟取之纔是若竭澤而取非不多得魚一取都盡明年便沒有魚了獸

藏于林以畋獵取之纔是若焚林而取非不多得獸一取都盡明年便沒有獸了譬如國家取于民有制不盡其力不盡其財正所以留有餘之意爲可繼之道耳若次男已上盡點入軍則民間還有租賦差徭誰爲耕作以供給輸將之事乎且比年以來國家所選禁衛之士有名無實不堪攻戰豈爲人之少但爲優養未至禮遇失宜遂使人無鬪心國無實用若今點取只求其多不思愛養務令得所而徒充雜使則人數雖衆攻戰不堪終無益于用若精擇簡取壯健

易會堂集  
之丁恩養禮待自然人人奮勇出力尊君親上  
以一當百攻無不克戰無不勝何必人之多也  
且陛下嘗說我之爲君素以誠信待物欲令羣  
臣百姓每也都以誠信事主並不萌矯詐虛僞  
之心以相欺誑今陛下所行未必能如其所言  
自登極以來且無暇縷數細務只是大事三數  
件前後異同先自失信于已復何以取信于人  
哉孔子論爲政至于去食去兵獨曰民無信不  
立可見信者所以綱維治理聯屬人心不可一  
日去者也無信則民情攜貳國事動搖雖足食  
足兵奚補于治哉魏徵之諫太宗可謂深識治  
體善格君心者矣

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曰陛下初卽  
位詔書曰逋私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卽令所  
司列爲事條秦府國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爲  
天子國司不爲官物其餘物復何所有又關中免  
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百姓蒙恩無不歡悅更  
有勅旨今年白丁多已役訖若從此放免並是虛  
荷國恩若已折已輸令總納取了所免者皆以來  
年爲始散還之後方更徵收百姓之心不能無怪

已徵得物便點入軍以來年爲始何以取信又共  
理所寄在於刺史縣令常年貌稅並悉委之至於  
簡點卽疑其詐僞望下誠信不亦難乎太宗曰我  
見君固執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乃人  
情不通我不尋思過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錯失  
若爲致理乃停中男賜金甕一口賜珪綃五十匹  
愕然是驚駭的意思秦府國司是太宗未登極  
時始封之藩國刺史卽今知府縣令卽今知縣  
都是郡邑牧民官太宗聞魏徵之諫愕然驚駭  
問所云我不信者不知那幾件事可明白陳說

徵荅說陛下之不信非止一事而已初卽位下  
詔書曰凡百姓逋私宿債欠負官物的盡與原  
免以示寬卹又隨令所司開列條款分別事件  
其次負秦府國司的不在應免官物之數徵督  
如故陛下自秦王升爲天子正是官物此若不  
免他又有何可免者此一不信也又有詔令關  
中免租調二年關外給復一年百姓每蒙被恩  
澤無不歡悅旣而又有勅旨今年白丁多已役  
訖若從放免則役過納過者總是虛恩並無實  
惠若已折已輸今年且總令完納所免者一槩

以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更徵收百姓之心見前後詔令朝四暮三不能不生疑怪已徵得物便點入軍財盡力疲不勝誅求之苦雖說待明年總折何以取信于今日哉此二不信也又君之所與共理四海牧養百姓的重寄全在於郡邑之長刺史縣令而已必須一意信任無所猜疑令得展布各效職業常年稽察年貌以覈戶丁計筭租稅以定賦籍等事既一切委任之矣至於簡點丁男便疑守令詐僞不肯付託他是陛下用人疑人先以猜防禦下乃望人以誠信

事上不亦難乎此三不信也太宗聞徵之言荅說向者朕見君固執徧見疑君尚未通曉此事今論國家以誠信爲先不誠信則民心疑貳人情窒礙朕偶未深思有此過舉若行事往往如此差失何以圖理致治乎乃停止簡點中男入軍克悔前非收回成命賜徵金甕一口并賜王珪絹五十匹以旌其忠直焉夫蠲租省役君之深仁出令任人君之大信太宗之詔徵租詔簡軍是盡人之財盡人之力而至于不任守令又似盡人之情者魏徵既堅執不肯奉行又直諫



不避忌諱指數而面折之卒成太宗改過遷善之美真可謂蓋臣弼士矣若爲臣者阿意順旨爲君者拒諫遂非始而差謬都不肯匡拯終而亂亡遂至不可收拾其幾甚微其所係者甚大誠萬世爲君臣者所當鑒也

貞觀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頻登岳牧等屢請封禪群臣等又稱述功德以爲時不可失天不可違今行之臣等猶謂其晚惟魏徵以爲不可太宗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隱朕功不高耶曰高矣德未厚耶曰厚矣華夏未安耶

曰安矣遠夷未慕耶曰慕矣符瑞未至耶曰至矣年穀未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爲不可對曰陛下功高矣民未懷惠德厚矣澤未旁流華夏安矣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爵羅猶密積歲豐稔而倉廩尚虛此臣所以切謂未可山上培土叫做封山下設壇叫做禪秦漢以來人主既定天下或封禪泰山以祭天而告成功意在誇耀當世其實是無益不經之事唐太宗貞觀六年天下大治胡虜皆已蕩平遠夷都來朝貢符應祥瑞每日呈獻穀米收成連年豐熟

外而方岳牧民如刺史等官見得太平如此因  
屢請舉行封禪其在內群臣又衆口同詞稱述  
太宗功德以爲天意人心佇望封禪正在此時  
豈可失時而違天及今行之臣等猶道是遲了  
復何所待這是中外群臣逢迎太宗的說話一  
時左右無敢阻者獨有魏徵以爲不可此時太  
宗心下也要封禪却疑魏徵固執說道卿以封  
禪爲不可朕所未解要卿直言其故毋得隱諱  
因問以朕之功爲不高耶徵荅說功已高矣又  
問以朕之德爲未厚耶徵荅說德已厚矣中國  
華夏尚未安生樂業耶荅說安矣遠方夷狄尚  
未傾心向慕耶荅說慕矣天應符瑞尚未至耶  
荅說至矣民間年穀尚未登耶荅說登矣太宗  
說旣如此何故不可封禪魏徵乃進說陛下功  
固高矣然民雖畏而未懷德固厚矣然澤雖流  
而未徧中國固已安矣而所入未足以供所出  
遠夷固已慕矣而所給未足以遂所求符瑞雖  
至而法網之設猶自嚴密年歲雖稔而倉廩之  
積猶自空虛凡此皆有治平之形而無治平之  
實正宜積功修德長顧遠慮以無虞爲可戒毋

以小康爲已足若遽萌侈大之心遂舉封禪之禮此臣所以切謂其未可也嘗觀自古帝王之世萬邦協和四夷重譯鳳凰儀庭龍馬負圖而君臣克艱上下交警兢兢業業常如未治未安的一般太宗號稱英明然偶見治平便志得意滿故一聞群臣頌美獻諛且有樂受悅從之意可見開泰固難保泰尤難豐亨豫大之時易起驕侈怠荒之念此正治亂安危所係而後世人主所當深思也

臣未能遠譬且借近喻於人有人常患疼痛不能任持療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負一石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克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馳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烟斷絕鷄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寧可引彼戎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邪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誠懇亦有輿人之論太宗稱善於是乃止

魏徵諫阻太宗封禪又說目今時事臣未能遠  
引取譬只就人身上借喻比方便易通曉今有  
人疾病疼痛爲日已久卽持物於手尚不能勝  
賴醫療理纔得稍安皮骨僅存精力未復便不  
自揣量欲勉強負一石米日行百里以久病初  
愈之身肩重道遠此理勢所必不能者前日隋  
氏驕奢濁亂何止十年以至于今民生困敝瘡  
痍未起陛下爲之除殘去虐撥亂反正如良醫  
用藥除其所患苦海內雖已久安未甚充實亦  
如疾病初愈尚未強壯正須休息調養乃遽欲

舉封禪之禮告成功于天地此與強負一石而  
行百里者何異臣故竊疑其不可也且陛下欲  
行此禮必須東登泰山封土而祭乘輿所在萬  
國諸侯都來會集遠而要荒之外蠻貊之長無  
不奔馳朝貢者其經過道路自伊洛之東暨乎  
海岱河南山東之間連年災歉百姓流離土地  
荒蕪但見萑葦榛莽茫茫水澤一望千里人家  
烟火斷絕鷄犬之聲不聞道路蕭條如此若車  
駕經行未免艱關阻滯進退兩難又豈可引彼  
戎狄入此境界示以中國之虛弱而啓其窺伺

之心乎况遠人朝貢須有賞賜百姓供輸甚是艱難就使罄竭帑藏給發財帛那遠人的願望何能厭足每年賦役加倍蠲除那百姓的勞費何能取償若或更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天意不順民心弗堪卽一庸妄人倡爲流言共相怨謗海內煽動盜賊並起陛下那時雖悔不可追救矣此不但臣一人私心誠懇願陛下勿行下至百姓亦有公論皆知此舉爲不可故封禪之請斷斷乎不宜聽也太宗聞言而悟亟稱其善乃停止封禪之命焉先儒王通有言封禪非古

也其秦漢之侈心乎盖其事起於秦皇漢武矯誣上帝誇誕不經唐虞三代以來止聞有郊祀不聞有封禪也今魏徵之諫但以空虛勞費爲言亦就時事竦動之冀其停止耳尚未及據經援古上陳帝王之典章下洗秦漢之謬妄以拔本塞源而反之正也太宗他日有言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且漢文帝未嘗封禪豈其賢不如秦始皇人主深思此言亦可以消其侈心矣

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敢有

所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太  
宗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  
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  
家國並喪獨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太宗曰  
君但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計乃賜絹二百  
匹

魏徵既諫太宗以君臣之間宜盡誠相與不當  
存形迹太宗悔悟於是魏徵乃再拜奏說臣幸  
蒙陛下委託以身許國凡事惟秉公持正直道  
而行必不敢有一毫欺隱上負聖恩但人臣遭

際極難願陛下使臣做箇良臣莫使臣做忠臣  
太宗說忠臣良臣都是一般有何分別魏徵對  
說這兩樣臣本無二道只是所遇不同却關係  
人主的昏明國家的治亂良臣遇着聖明之主  
上下同心可否相濟共致太平使身獲榮美之  
名君受明顯之號家國同其久遠子孫傳世福  
祿無窮如稷契臯陶便是那忠臣遭遇着昏暴  
之主面折廷諍觸犯逆鱗身受誅戮其君陷於  
大惡以至敗亡家國並喪只落得一箇芳名流  
傳後世如龍逢比干便是爲良臣的上下俱受

其福爲忠臣的上下俱受其禍以此而言相去  
遠矣所以但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也於是太  
宗荅說此言甚是卿但始終一節莫違此言我  
必不忘社稷大計乃賜絹二百匹以示褒寵觀  
魏徵此言非不知忠良之一道蓋其意主於警  
動人君使省身克已立於無過之地虛已受人  
不違諫諍之言使人臣無忠義之名國家無危  
亡之禍耳若人臣之義事不避難爲忠爲良隨  
所遇而安之又何擇焉然觀稷契臯陶身勤其  
職而利在國家名歸主上龍逢比干無補於國  
之亡益顯其君之過而身享其名則知爲良臣  
者乃其本心而爲忠臣者非其得已也又豈可  
以忠良過於分別議魏徵之言哉

貝倉

言

五





